

林小林高考记

壹玖捌玖(医务工作者)

高考,不只是六月里火热的两天半,它是一个青春孩子听了三年的紧箍咒,是一个家庭准备了十几年的目标。这个目标到底通向何方,谁都不确定,只是被前面的人引着,被后面的人推着,被无形的咒语念着,一直走,不敢停。

林小林是我的外甥,他另一个身份就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。像所有中国孩子,尤其是山东孩子一样,我外甥已坐拥所有的高考标配:择名校、寄宿管理,家长陪读、插缝补习,高营养饮食,和耳边不绝的威逼利诱。

我看着林小林长大,是他美好童年里的优秀玩伴。那时候我给他念故事书,借给他小画册,顺利将他诱导成小书生,从迪士尼漫画读到郑渊洁童话再读到历史科幻。抛开朝我扔沙子、向锅里尿尿这样的儿时劣迹不

说,林小林绝对是个机灵善良的暖男,却也“不把聪明用到正地方”,无法令父母在家长会上昂首挺胸。自然嘛,数理化不适合他的思维,但这场终极大考不能照顾他无辜的爱好,人才遴选的标准好高,让林小林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优秀不了。我也很后悔没在他小时候读个a、b、c, 数个1、2、3; 而他父母则检讨到了基因层面。说来奇怪,高考让大人孩子都自惭形秽。

自打林小林入住“寄宿宿舍”,我很长时间才能见他一次。见一回,他成功瘦身,白瞎了那些高蛋白补品; 再一次见,他理了个韩式帅头,我惊讶于表姐的让步,看来一切不直接影响高考的事情都可以被容忍,以减少“坏影响”事情的发生。

但整个家族只有我知道林小林

班上那个长相可爱的女孩儿。像所有苦涩的初恋故事一样,女孩子成绩不错,我外甥只能坐在她后桌望其项背。与她读同一所大学成了林小林全部的高考动力,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大学一定要在一起,接下来才好发展”,看来他对异地恋有理性的认知。暂且不追究接下来要怎样发展,我认为这件事不在“坏影响”行列,反而很可能是唯一令奇迹发生的助考方案,好过“金牌辅导,一鸣惊人”。

我想起林小林三年级时第一次拒绝我拉着他的胳膊过马路,想起他初中时反过来给我讲计算机性能和明清历史,想起不久前对我的关心……成长不是一场考试能衡量的。林小林,作为你最年轻的长辈,我愿你身心健康、渴求新知,从事一份喜欢的工作,让它引领你寻找更美好的人生。

我的高考记忆

失而复得的准考证

申学利(私营业主)

我参加高考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,儿子去年也参加完了高考,按说,高考已与我无关了。可每到高考季,我的心情依然激动不已,因为高考途中发生的一件事,左右了我的人生。

二十多年前的高考,我出事就出在准考证身上。

学校离考点隔了三个大路口,我们农村的考生考试期间依旧住在学校宿舍里。记得那是高考的第二天下午,天气特别闷热。汗流浹背的我们走出考场,都想找个阴凉的地方歇一歇。我随着几个同学来到一个街角,这里有一个卖冰糕的小卖部,门前支了一把大遮阳伞。守店的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,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坐她的马扎在伞下凉快凉快。因为我平时成绩比较好,考试感觉还可以,另外几个同学非让我请他们吃冰糕,我拗不过,只得翻兜拿钱,让他们去买。

就在嬉闹中,我的准考证滑落地上,被风吹到桌子底下了,而我却浑然不知,一个大麻烦就此埋下了伏笔。

直到晚上十点多,快要就寝的时候,我才发现准考证不见了。我这一惊非同小可,出了一身冷汗,头轰的一声像炸了一样。我知道准考证的分量,没有它就进不了考场,万一失去后两场考试,一切努力都前功尽弃……

我不敢再往下想了,而是仔细回想下午考完试后的点点滴滴,最后我断定一定是在掏钱买冰糕时弄丢的。

事不宜迟,我顾不得害怕了,孤身一人穿过学校大门预留的那道缝隙,来到路灯已灭的大街上,朝着离考点很近的那个街角狂奔,途中有两次竟被翘起的路沿石绊倒。黑漆漆的夜色裹挟着我,无助、冷清,肃杀。我像被世界抛弃了一样,但心有不甘。不到终点,不能言弃。拐过第二个路口,前面不远就是那个开小卖部的街角了。

希望是点燃一切的火种,是的,我看见光亮了,那角落处有一抹粉红的光辉映在路边的树上。

当我敲响那扇小小的玻璃窗时,一张温和的脸庞,像家乡的妈妈一样露出欣慰的微笑。当我说明来意后,她松了口气,“小伙子,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晚还没有关门吗?我就是为了等你。我没有白等,今晚我能睡个安生觉了。下午我打扫卫生,在一张桌子底下捡到了准考证,我想你肯定一会儿就来找,你不来,我怎么能离开呢……”

那一夜,我半宿未眠。那街角淡淡的光亮,像天上的星星一样,成了我人生的北斗。

第二天的考试,我没有因睡眠不足而影响发挥,相反,我灵感喷薄,心慧泉涌。没有人知道,那年我考得那么好的原因,更没有人知道那年那夜的故事。但年年高考季,我的心情都特别亢奋,像重新进了一回考场,回味那已逝去的场景,我人生的准考证不再丢失。

永不熄灭的高考烛光

范宁(经济师)

高考对于每个学子,都是深刻而难忘的。于我,它别具一番滋味。

高三开学后一个月,已经陪伴了我们两年的班主任刘老师,因为连续三个月咽部溃烂发炎,无法用言语顺畅交流以及授课,主动向学校提出辞去班主任职务,并推荐了一位年轻、同样负责的老师担任。

可是我们知道,他始终陪伴在身边。因为担心影响其他老师的正常授课,刘老师利用周六和周日,把全班五十多名同学,每人近十门功课的作业本,全部用自己花钱购买的牛皮纸前后封皮,做了“加固”。

直至现在,我依然清晰记得,高考前两周,刘老师为大家写临别赠言时的情景。这个讲课时铿锵有力、抑扬顿挫的铮铮男儿,流下了

行行热泪。因为语言交流困难,他在黑板上工整地写下“求实、进取”四个字,然后意味深长地望向每一位同学。那一刻,五十多名同学鸦雀无声,每个人的心灵都被这个整日面带微笑、温文尔雅的四十多岁的男人所震撼。

七月骄阳似火,考试前一周,刘老师每天自费给大家买牛奶、冰棍和汽水。考试那三天,因为我们的考场分散在不同学校,所以他总是第一个到达其中一个考场,看着班里的同学全部到达后才放心奔赴另一个考场。直到大家考完当天的科目,全部走出校门,他才骑自行车最后离开。

考完最后一门,依旧沉浸在考试氛围中的我懵懂地走出考场。这时,刘

老师从马路对面的树荫下小跑过来,把一袋紫莹莹的水果递到我手里。李子!比乒乓球还大一圈的李子!他对我微笑着点了一下头,轻轻说了句:努力。这一袋李子,惹得我跑到僻静的楼群,偷偷抹了很长时间眼泪。

毕业后三年的同学会上,我们没有见到刘老师——病魔永远带走了他,不是缠人的咽喉炎,而是劳累过度,心脏猝死。

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”,我读懂了这首歌,这恩情经历多少岁月,都无法淡去一丝一毫。

感谢高考,让我的青春岁月留下了这样一段深刻而永恒的记忆。刘老师的微笑,如永不熄灭的烛光,每逢人生遭遇挫折,我总会想起,重新鼓足了勇气和力量。

三次高考 一生噩梦

刘伟洪(高校教师)

我自1993年考上大学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间,隔不上十天半月就要做一次噩梦,梦的主题始终一个——高考:或是备战高考不充分焦头烂额;或是即将进入考场却找不到准考证手忙脚乱;或是考试中答题不理想伤心悲痛。噩梦怎能不跟我一辈子呢?我参加了三次高考啊!

我在一所乡普通高中上学,那个年代的普高升学率基本上依靠复读生,应届生考上大学的风毛麟角。所以,第一次高考我没有多少压力,那年应届生只有两人考上专科,高考结束后我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本校复读。

第二次高考,平时成绩比我差的同学都考上了,最好的朋友转到县城重点高中复读后,考上了浙大,我第二次名落孙山。记得从学校看榜回来的路上,我躲进路旁一个隐蔽的石头坑里坐了一下午,不是悲也不是痛,

就是木木的、钝钝的。傍晚进家,爸妈一看我的表情就明白了,小心翼翼地问:“还念吗?”“念!”

暑期里我自己跑到县城的重点高中报了复读,八月底父亲用自行车送我上学。我坐在后座上,盯着白了头发的父亲的背影一路无语,心中真不是滋味,如果这是送我去赶火车上大学该多好啊!

最后这一年,说好听点我是卧薪尝胆,说不好听那就是行尸走肉。我不和以前的同学联系,与班上同学也形同陌路,就是一门心思读书做题。现在回想那一年我的几个舍友,名字一个也想不起来,面貌也是模糊。

苦学一年,平时排名在前二十的我,最后班里考上29个本科却没有我,我勉强强考了个委培专科。

进大学的第一晚我就做梦,梦见自己在考场上答题,为考不上担心,

梦中的我立马嚷起来:不对,我考上了,我考上了!醒来,一头冷汗,心跳不已。自此,这噩梦就时不时地纠缠着我。

三次高考,成了我一生的噩梦和心结,高考的失利严重打击了我的自信,我由风风火火咋咋呼呼的“假小子”变成了缩手缩脚的“别找我”。至于我后来不甘心在大学做二等学生、在企业做二等员工,然后辞职考研,一举又留校做了大学教师,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,与高考无关。



【编后】

一年又一年的高考,承载了无数人的梦想和汗水,笑颜和泪光。不可否认的是,高考改变了太多太多人的命运,时至今日,它仍是大多数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。翻阅《我的高考记忆》来稿,可以看出,高考在不同年代人心目中,有着不同的酸甜苦辣。这些不同年代的高考经历者,讲述了带有时代烙印的属于自己的高考故事——

1964年7月,齐鲁晚报的老读者纪慎言先生高中毕业了,“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,一条路是参加高考上大学;另一条路是去当兵,我已经体检过关。而我只认准了当兵这条路,原因就一个:好不容易才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苦难,穷怕了,饿坏了,不愿意再受苦受累去上大学。到不愁吃、不愁穿的部队去当兵多好!可是,当时有一条政策:不参加高考不行,只有高考落榜了才能够去当兵。没办法,我硬着头皮参加了当年的高考。考场在我们德州一中。我一身轻松,会做的题,刷刷刷做出来;不会做或者没有把握的题就根本不去动那个脑子,到了规定的时间就交卷。”最终没有接到任何录取通知书的纪先生,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,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见证。

周全伟参加的是1978年的高考,他至今保存着当年高考的准考证、高考成绩通知单:“1978年6月13日看到招生简章中为了照顾大龄青年,各界报考年龄都放宽到30周岁的消息,当时还不敢相信这事,于是我就给省革委会招办写了一封信,咨询我能否报名参加高考。省招办17日给我回函说‘可在当地报考’(这个回函我至今还在保存着),我这才匆匆忙忙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准备应考。高考于7月20日——23日进行。我报考的是文科,考试科目是政治、数学、语文、历史、地理五科,当时外语考试成绩仅作参考,不计入考试总分。”当年,恢复高考的喜讯激活了知识青年沉寂的心田。“读书无用论”的荒唐年代结束了,由恢复高考而引领的全社会读书热潮扑面而来。不少青年对知识如饥似渴,挑灯夜读是家常便饭,“那时我想上大学快想疯了”!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,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高考被称为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,而这形势对农村考生更为严峻,“考不上就是死路一条”。23年前,孙建国经历了一场“血溅试卷”的高考,“高三冲刺的最后一个月,我几乎在拼尽最后一丝气力。我输不起,我的身后站着生病的母亲、疲劳的父亲和辍学的妹妹,三双期盼的眼睛盯得我的脊梁隐隐发痛,三张嘴在我周围一张一翕,不停提醒我一定要考好,一家人都指望着我。临考前我经常失眠,为了让我喝上安神补脑液,父亲到处给人打短工,母亲甚至停了药,妹妹辍学在家打理家务,亲人的付出犹如三块巨大的碾盘压在我的心头。高考的那三天,我没有好好合过眼,白天脑袋昏昏沉沉,晚上却无比兴奋。压力在最后一场考政治的时候爆发,试卷上的考题我好像都会,可是又都拿不准。我努力回忆平时背诵熟捻的语句,却总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出现空白,我感觉头要爆炸了,突然鼻孔一阵发烫,一股鼻血喷洒而出,试卷被印出朵朵鲜红的花血……”

相同的高考不同的记忆,在距离高考还有十多天的时间里,一同来感受不同年代的人的高考经历。《我的高考记忆》本周继续征稿,欢迎写下你的故事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:1000字以内,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投稿邮箱:qlwbxz@163.com